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2n2106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

唐 道宣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西晉會稽鄮塔緣一
  - 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二
  - 石趙青州東城塔緣三
  - 姚秦河東蒲坂塔緣四
  -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
  - 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
  -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七
  -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八
  -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九
  - 周甘州刪丹縣塔緣十
  -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十一
  - 齊代州城東古塔緣十二
  - 隋益州福感寺塔緣十三
  -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十四
  - 隋鄭州起化寺塔緣十五
  -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十六
  - 隋并州淨明寺塔緣十七
  - 隋并州榆社縣塔緣十八
  - 隋魏州臨菑縣塔緣十九
  -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緣二十
    -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
  - 序
  - 東漢額陽畫釋迦像緣一
  -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二
  -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三
  -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四
  - 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緣五
  -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六
  -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七
  -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八

-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九
-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十
-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十一
-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十二
-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十三
-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十四
- 元涼河西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二十二
- 宋江陵小金像誓志緣二十三
- 宋湘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 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二十八
-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
-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 周宜州北山鐵磺石像緣三十四
-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三十八
-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緣四十四
-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緣四十七
-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 唐岱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 序
- 臨海天台山梁聖寺
- 東海蓬萊山聖寺
-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 晉陽冥寂山聖寺
- 岱州五臺山太孚聖寺
- 西域黑峯山石窟聖寺
-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 梁州道子午關南第一驛
-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 終南山庫谷內西南
- 瑞經錄
  - 序
  - 曇無竭
  - 釋道安
  - 釋僧生
  - 釋道冏
  - 釋普明
  - 釋慧果
  - 釋慧進
  - 釋弘明
  - 孫敬德
  - 釋道琳
  - 釋志湛
  - 范陽僧
  - 并東看山
  - 魏閹官
  - 周經上天
  - 隋揚州僧
  - 釋道積
  - 釋寶瓊

- 釋空藏
- 釋遺俗
- 史呵誓
- 令狐元軌
- 釋曇韻
- 釋僧徹
- 河東尼
- 釋曇延
- 釋道遜
- 釋智苑
- 嚴恭
- 李山龍
- 李思一
- 陳公太夫人
- 岑文本
- 蘇長妾
- 董雄
- 益州空經
- 高文
- 崔義起

- 神僧感通錄
  - 序
  - 安世高
  - 朱士行
  - 耆域
  - 佛調
  - 健陀勒
  - 抵世常
  - 闍公則
  - 滕並
  - 竺法進
  - 李恒
  - 佛圖澄
  - 釋道安
  - 單道開
  - 何充僧
  - 桓溫尼
  - 杜願僧

        - 廬山僧
        - 竺僧朗
        - 梁法相
        - 杯渡
        - 釋道冏
        - 求那跋摩
        - 侖兩尼
        - 釋慧全
        - 劉凝之
        - 釋曇始
        - 釋慧遠
        - 釋慧朗
        - 釋寶誌
        - 釋慧達
    - 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106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泊唐年餘六百。靈相胊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三卷成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次列靈像垂降後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舍利表塔。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麪。逆請以土麪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土漿。塗佛住房。足遍南面。記曰。此童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閻浮提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廣如眾經。故不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故塔現不足以疑)舍利西梵天言。此云骨身也(恐濫凡夫之骨故依本名而別之)。

西晉會稽鄮塔緣一
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二
石趙青州東城塔緣三
姚秦河東蒲坂塔緣四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
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七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八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九
周甘州刪丹縣塔緣十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十一
齊伐州城東古塔緣十二
隋益州福感寺塔緣十三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十四(雒縣塔附)
隋鄭州起化寺塔緣十五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十六
隋并州淨明寺塔緣十七
隋并州榆社縣塔緣十八
隋魏州臨黃縣塔緣十九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緣二十

初西晉會稽鄮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大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蘇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閔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惋投告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迂記其處剡木為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鈴。中懸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舁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以句章對鄮剡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鍾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新義鄉有許公巖。地志云。晉時高陽許詢字玄度。與沙門支道林為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栖焉。晉辟度為司徒掾。徵不就。後詣建鄴。見者傾都。劉恢為丹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為輕薄。京尹於郡立齊以處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反。劉尹嘗至其齊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恒思玄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深而息。故此塘道至今宛然。鄮縣古城在句章東三百餘里。昔閩越所都。其靈塔即縣界孝義鄉也。地志云。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顗修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冬溫夏冷。輿地志云。阿育王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遠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袤九域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宮郭古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崙山。

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之馳還。日行萬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逆。寄仙妖以惑眾。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花卉間發走飛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鰻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來。賊過偽禮。魚出。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瀆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恃食為難。有一老姥患脚。來為造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據量。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遶塔行道。以事告眾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床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然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二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寧縣故揚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末統江南。是稱吳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搆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琳執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湮而舍利潛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居起塔三層。既不得舊塔之基。事迹無沒莫之或識。至。

東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孝武上金相輪露盤。冥祥記云。簡文有意興搆。未遂而崩。即三層之塔。疑是先立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門劉慧達本名屑荷。見於僧傳。來尋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有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昏夕每有光明。迂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內有鐵銀金三函相重。於金函內有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爪甲一枚。又有一髮。申可數尺。旋則成螺光彩照曜。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即從就塔北。更築一塔。孝武加為三層。故寺有兩塔。西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子將雅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撥翻其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貯清水燔香。呪曰。王丹陽酷不信法。世尊威靈願有以津示。應聲光明煥然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身不復誣訾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詔曰。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在困窮運臻斯濫。原情察理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其有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顒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地但有甎基三層并剎佛殿。餘則榛木荒叢。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頻有大蟲。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血污塔者。尋被打撲號叫驚人。今去永安坊張侯橋七八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長干本寺而不測其是非也。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無人守護。寺塌屬官事須移徙。余師徒十人配住崇義。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瓜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余問隋初南僧。咸曰。爪髮梁武帝者。

舍利則有疑焉。埋之本銘置于其上。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蔑如也。故兩述之矣。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略編斯紀以顯厥緣云。

三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勒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曰。臨菑城中有阿余王寺。猶有佛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授。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阿余阿育聲之轉耳。須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雒陽臨菑建鄴鄭縣成都五處並育王塔。禮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

四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為晉王。鎮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即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覩於灞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住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云。

五扶風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而列中間大谷。南與北別。故號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

高顯。即周文時。鸑鷟鳴於岐山。斯地是也。飲此泉水故號鳳泉。又南飛至終南之陰。故渭南山下亦有鳳泉。又西南飛越山至于河池。今所謂鳳州古河池郡是也。不可窮鳳之始末。且論置塔之根原。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臨目極誠為虛迥。寺名久廢。僧徒化往。人物全稀塔將頹壞。余往觀焉。榛叢彌滿。雖無黍離之實。深切黍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為阿育王寺。鄉曰柳泉。取其北山之舊號耳。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法廂宇外級唯有兩堂獨存。隋朝置之名成實寺。大業五年僧不滿五十人者廢之。此寺從廢。入京師寶昌寺。其塔故地仍為寺莊。唐運伊始義寧二年。寶昌寺僧普賢。慨寺被廢沒諸草莽。具狀上請。于時特蒙大丞相見識昔曾經往。覽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門寺。自爾至今武德二年。薛舉稱兵將事南。及大宗率師薄伐。初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寶昌寺僧惠素掃洒鳳泉以僧未配。遂奏請住法門。蒙勅依奏。便總住焉。年歲既久殂落略盡。寺在孤城之中。問其本起。乃云。大業末年四方賊起。諸鄉在平原之上。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燋黑尚存。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古基曾無上覆奏。

勅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

詔許之。因搆塔上尊嚴相顯。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眾不敢開塔。有勅並許。遂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錄。光相照燭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無數千人一時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崩騰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數千。舍利高出眾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或見綠色。或不見者問眾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感激懊惱。搥胸而哭。眾人愍之。吊問曰。汝是宿作努力懺悔。何用搥胸。此人見他燒指行供養者。即以麻纏母指燒之。遶塔而走。火盛心急來舍利所。欻然得見。歡喜踊躍跳躑不覺指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內山僧智琮弘靜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上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古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絹五十疋。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

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衡桶合成帳蓋。琮大喜踊將欲召僧。乃覩塔內晏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來使同覩瑞相。既至塔所餘光薄地流輝布滿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水。一枚獨轉遶餘舍利。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材多雜朽故。遂總換以柏編石為基。莊嚴輪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見其光瑞。寺東云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淨。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眾。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瞻。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
勅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
勅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瑞可續而廣也。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馮玄嗣者。先來麁獷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訖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鳥飛來啄睛噉肉。入大火坑燒烙困苦。以手摩面眉鬢墮落。目看天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拍之狀摧慟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曾得住。至二月十

三日。親屬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行虔法師等百餘僧。為眾說法。裴尚官比丘尼等數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眾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評絹直四千疋。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仍在內云。

六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為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迴牆匝。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云。

七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八洛都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為阿育王舍利塔。疑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

九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為縣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泉燉煌也。然塔未詳。

十甘州刪丹塔者。今名為縣。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堆者。俗傳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為姑臧塔也。

十一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爽塏南望迥敞。示是古基村落稀遠。

十二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雁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逐玁狁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為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十三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磬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真磬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櫨枓起。以賊髀內中。其人被押唱呼。寺僧為射枓起。方得脫出。

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

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坼下。至覆盆香氣燧焞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
十四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為等眾寺。本名大石。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益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叉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叉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叉為人善畫。便一一貌之。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詵律師乃依圖刻木為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云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為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十五鄭州起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六十步。南北亦爾。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團。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為。何能辦此基搆。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污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碾磴浪極恬靜。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此塔光明殊異矣。

十六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委莫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無蹤跡。但有空名。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唯西開路。基搆編石從水底上。蓮花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二十雜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寶。如上所列。育王寺之諸塔沈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滄州長河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塔。靈像亦爾。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比屬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為虛誕。故知謗者虛焉。豈有人造妖訛。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諸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齊州臨邑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牟攙出。終不可脫。亦勞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承者。隋時來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昧谷東隅佛法晚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會答云。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有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豺谷崖有懸石。文狀倒豺。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澗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從澗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夾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澗皆

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顏之號非是虛立。像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甎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甎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時。乃勅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甎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鍾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鍾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窯三十餘所。猶有熟甎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鍾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討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謚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甎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余至彼問焚所由。僧云。大業末歲群盜互陣寺在三爵臺西葛屨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穢污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糞穢狼藉。寺僧無力可用屏除。忽然火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屨山上立大慈寺。坼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絕矣。

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為本。容光或隨緣隱。遺景有可承真故將事拘尸從於俗化入金剛定。碎此金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精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罕被東夏。而齒牙髮骨時聞視聽。昔育王土中之塔略顯於前。而偏感別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洎唐。無時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假琢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往傳及以現祥。故依纘序。庶有披者識釋門之骨鯁。萬載之後難可塵沒矣。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嶽觀諸道士等請求挍試。以燒經神變為驗。及經從火化隱沒莫陳。費才自憾於眾前。張衍啟悟於時俗。于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花散佛僧上。又聞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幡剎頭。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齎金盤盛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閣百間。名為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碎劫火不燋。權乃使力者擊之。搥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乃騰光上踊作大蓮花。權大發信。乃為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諫。皓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廢而人戮。會曰。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寬假庶降神効皓與期三日。僧眾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或懼無靈。先自縊者。會謂眾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欺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曰。此如來金剛之骨賁獲。擊以百鈞之杵。終莫毀也。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在。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置之鐵砧。以金鎚擊之。金鐵並陷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服革心應化。云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顏。每欲還俗。笑曰。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匝光高數尺。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晉

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昱左右行三匝。後沙門法恒看之。遙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耀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剎。舍利放光至于剎杪。遂感動遠近信心云。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剎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剎孟寺。於夕聞床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景立剎。時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興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邃。隨廣州刺史刀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為二。逵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為三。逵欲模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導。何故恪耶。明報聽摸。既成。逵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荊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躍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眾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為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詞多如別辯之)呪訖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特如佛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矣。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氷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開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氈裹舍利十枚。光焰屬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乃悟旦夕懃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

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云。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今馥私開之空甓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栖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爾。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為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遶。露盤赫若冶焰。一旬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與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令使現在未來俱為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為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剎。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其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帝以起塔之旦。在京大興殿。西執珽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贖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矣。
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界所有。合用為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五色氣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天花。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入函日出。光遶於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棲巖寺立塔。地震山吼如鍾鼓聲。又放光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至乃日照。將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
定州恒嶽寺立塔。異公來施布。負上忽失之。舊無水忽有水。來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陰雪將下日出。入函雲復合。後雨天花前後非一。
鄭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設二千人供。萬餘人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兔來輿所。初陰雪將下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至基盤石有二。浪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雲將下日出。入函訖雲合。
秦州岱嶽寺立塔。廟夜鼓聲三。重門自開。騎自廟出迎。光相非一。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有光明。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陰雲將下日開。閉訖還合。
隋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遶。龜有似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洽。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舍利至恰如所夢。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蘇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一。空樂聞人。井吼二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匝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烏有千計。夾輿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氣像。
交州禪眾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掩已便暗。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廓州光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瓜州崇教寺起塔。洧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隨州人於溳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悉決放。餘州亦多放矣。
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一。拜表奉賀。時有詔曰。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生。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顯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垂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得未曾有。斯寔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表

悚敬彌深。今真形舍利猶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內五十三州。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無雲雨天花遍城寺如此者二)　泉州　循州　營州(三放白光出古石解作函)　洪州(白項烏引路)　杭州(掘基自然石窟恰容石函)　涼州　德州(覲者行大鳥旋塔)　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現午至暮)　瀛州(基內紫光)　冀州(患盲覲者則損)　幽州(函如水鏡放光眾像)　徐州(函出仙人僧等相)　莒州(三現光基得古塔癡者言)　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聽鶴翔塔上)　江州(地出銅像)　潭州(舍利至江鳥來迎送)　毛州(天雨金銀花)　貝州　宋州(井苦變甘放光又雨花如雪)　趙州(放赤光有佛像等相)　濟州(二日放光香氣鍾音出空)　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雲蓋塔上雨花不下)　黎州(地下瓦文千秋樂)　慈州(雲蓋如飛仙泉涌病愈)　魏州　潞州(泉自涌病者愈)　汴州(異香放光見像患差)　杞州(放光)　許州(去州九十里放光照見雲光覆塔甘井現)　沈州　蘭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州　利州(放光如日明)　豫州(五色光文字金色)　潁州　曹州(光變最多)　安州(感香一夕放光雲蓋魚集)　鄧州(函作玉文現)　秦州(重得舍利)　衛州(光照於外)　洺州(僧先患腰不得行聞舍利至起迎十里)　晉州(三度放光)　懷州(雄雉來馴附放光異迹)　陜州(前後十一度現瑞)　洛州(香氣如風又放光明)　鄭州(放光幡內)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此錄上卷。宋本與二本大異。撿之宋本錯。將宣律師感通錄一卷。為此上卷耳。今依二本正之。又為看舊宋藏者。具錄正文于左。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牣區宇。而群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跡蓋無異也。今依敘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感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於錄而辯集之。

東漢額陽畫釋迦像緣一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二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三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四
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緣五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六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七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八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九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十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十一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十二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十三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十四
北涼河西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二十二
宋江陵小金像誓志緣二十三
宋湘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梁荊州優填王栴檀像緣二十八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剡縣石像附)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周宜州北山鐵磺石像緣三十四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三十八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緣四十四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緣四十七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唐岱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初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
二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江南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圊廁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便遍祀神祇卒無應效。妓女中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慚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
三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婁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遊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

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雲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延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字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可動。復重啟請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庭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淵來自西域。稱經記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劫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立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勑聽留吳郡(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今京邑咸陽長公主聞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在京起模方欲顯相云。

四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姓李。冀人。西遊東返。與湛意兩僧俱入東岳。卜西北巖以為終焉之地。常有雲陰。士俗咸異。其禎感聲振殊國端居卒業。于時天下無主英雄負圖。秦宋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吳國崑崙北代七國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莫踐。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隋改為神通道場。今仍立寺。

五東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並缺。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眾。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侯世於海上見銅蓮花趺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悝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遶僧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佛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此像花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唯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凡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模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泝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

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眾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繪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為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否亟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爾。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掛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聞之。勑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大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眾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眾咸愧謝輕略今見在圖寫殷矣。余摭採眾傳記。合成此錄。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

六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聲振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莅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萬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門。眾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勑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見在。逮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將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踴。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音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無虛記云。今本所住名啟法寺。所履之石人鑿取之。今見存焉。初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褒權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啟法寺憲法師者。為士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殺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

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計。枉殺苛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婁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婁鳩捨。乃有心擬造像。不知何模樣。遂夢見婆羅門僧指畫其相。并訪古老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冶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花如李遍一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花等相。今見在(即今永泰寺改名萬善寺也)。

七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引邁利涉恒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眾咸競迎引。鏗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捨宅為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誰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以力致。眾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為刺史。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胸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禮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便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興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棘。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為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悠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眾遑駭長幼悲泣。像為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清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出無量壽。悠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鑒末。寺主道嶽

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岳密禮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鄱陽王為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打- 丁+罟] 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州。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璡主書。何思遠齎香花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眾戀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嘆未曾有。留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云停中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勑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轉移。此像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琮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籍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彼運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沈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榱桁藻井無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怗。中有寶帳花炬。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粲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旦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偽梁蕭銑鳳鳴五年。偽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為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襲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乃捨黃金更鍍瑞像。輦輿幡花莊嚴眾具備

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失之。
八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內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報玘。玘以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姥齎詣賣之。責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云。
九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逵以古製。像略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斲威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郄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俳佪馨盈一寺。于時道俗。無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十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一丈六尺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啟鎔鑄。既成將移。夜中穴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像前瞻仰遲佪。似歸敬者。斯時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座龍乃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制古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自眉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云。
十一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十二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

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涌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闡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十三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衡。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侃遣尋之。俄見一金像陵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州學鬼王制獄怨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花。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見此嘉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初在輿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更足以事力輪車牽曳。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白侃。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眾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董道沖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寺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者。乃炙之。僧曰。徒受炙死屍穢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見申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風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十四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鄮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人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澗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鍾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

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為感通道場。今仍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云。

十五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十六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抱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信弗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惡不至。初重法讖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愆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凶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云。

十七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床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十八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為業。每燒田塉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云。

十九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牧寺尼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沙門。於先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映一林。以告餘人。並云不見。後寺主法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尺許。

二十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花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之。

二十一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叢草不然。遂披而覓鷹。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奉之。
二十二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廢為明齋。悉加泥治。乾輒琥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心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二十三宋元嘉中。江陵枝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邴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雁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邴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二十四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檀。製以為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納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麁木不堪。唯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寤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
二十五齊建元中。番禺毘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尼眾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出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恒候。後廣州刺史劉悛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
二十六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右之妙製也。北境兵起。或貽僧禍像輒濡汗。滴之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鳩略甚眾。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時像大流汗殿地遍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眾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罹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宥。
二十七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

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暉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眾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泝此徵覿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是興。經云。鎔斲圖繢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寔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福。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抵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旨 證亦同。事非殊貫。故叶其求。餘如冥祥記一部具之。

二十八梁祖武帝。以天鑒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齎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座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為眾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眾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背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水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毘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鑒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絓是弓刀矟等。並作蓮花塔頭。帝由此菜蔬斷慾。至太清三年五月帝崩。湘東王在江陵即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楊都迎。上至荊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

二十九梁祖天鑒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勅遣送寺。便即鎔寫。一冶即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初不送銅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鐫著花趺以為靈誌。乃具疏而勒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為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

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為幽栖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構小草室。空中聞天樂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蔬圃耶。光聞之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為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引剡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其內佛現。自頸已下猶在石中。乃剋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剋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制碑。於像所備之。

三十梁世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 。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蹋石六時無缺。足蹈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婿杜龕典衛宮門。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為鋋。先令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鑊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眄之。所遣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啟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俙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欻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勑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覩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

三十二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輴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遶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工怪焉競往看覩。須臾大雨橫注雷電掣擊。煙張鴈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欻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

之。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三十三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眾僧咸怪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見有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塹雜累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啟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幡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送。像今現在云。
三十四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闇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山上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臥石。狀如像形。便斲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鑿鑿。故其形礧[石*速]高三丈許。欲加摩瑩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舉之。其像欻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特立。眾以為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為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為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為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嘗往禮事嫌非華飾。乃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坊州。陰暗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歎云云。
三十五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乃出。如前莊飾以為聖像。號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為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洟出沾污懷中。金薄剝起洟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還如洟。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洟還連出塗漫懷中。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現。至六月內洟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胤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咸應。
三十六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炎火大盛。眾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甎瓦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眾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永徽二年。盜

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櫺斷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云云。

三十七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眾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齎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三十八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像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記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眾常來瞻覩。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昧。余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覩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眾僧列坐。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塗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覩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為現。信為幽塗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追入內宮供養云。

三十九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塊。上有烏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像身上都是烏形。後忽失之。於寺側瀅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云。

四十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郝辯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乃今見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

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金玉華東鐵礦像相似。不可治斲。
四十一唐蜀川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至。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絕。貞觀十年有僧法藏。以乞為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冑從門罅中拔出藏。擲于寺外七里。傷足夜返還寺。重門皆閉。
四十二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　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複一年罪者赦之。
四十三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十月。忽於寺側泉。內出蓮花形紅色鬚臺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擎出。如涕入水成花舟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名之。一云。涪州亦有此寺。本貧煎。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南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花出不足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
四十四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許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興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花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為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概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達勇意覆尋。其僧誦法花經。戒行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為梁。度視乃見奇迹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靈龕厥取其異。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栗園為寺。即今古堂尚存云。
四十五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為亢旱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二尺。相去五里刺史以亢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花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夜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四十六唐永徽年。雍州藍田縣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北澗更修別院。大石橫礙甚為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 。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珍

寶。高五寸許今在山寺云。其年益州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眾移入光明。今見在。
四十七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曰。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摸。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闇室放光自照。今見在村中云云。
四十八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即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煩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在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大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覩瑞。故是障源。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爾。
四十九唐龍朔元年。下　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岱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薄石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人馬犬迹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於下谷。山南號清涼峰。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面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花園三頃許。異花間發昱焰人目。寔神仙之宅也。屢有僧現欻忽難尋。聖迹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朔二年。又令賾往并吏力財帛往修理故寺。賾與五臺縣承并將從二十餘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多感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徙倚塔邊。忽聞塔間鍾聲振發連椎不已。又聞異香氛氳屢至。道俗咸感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上。奔來極急。賾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為柈悵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鍾聲香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即恒岳也。西北脚即恒天也。中有佛光山仙花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廣如別記。

五十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討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云云。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沈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賓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孚聖寺
西域黑蜂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庫谷緣附)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蹬路絕。猷乃別思異校。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敘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

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於即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眾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指。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嚬眉為飲之。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剋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止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斫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趁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儞上山乞虫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敘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

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和上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上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曰。和上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上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悢悢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峰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為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暉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葥北嶺南。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駱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馱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為。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

岱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迹宛然。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鍾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在。南有花園三頃許。四時名花相續間發。貞觀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花遍於峯岫俗號花山。中有聖寺。鍾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峯山龍猛菩薩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為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為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以要術為藥。筆即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大小。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留。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遍歷龕像無不真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三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為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為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鍾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眾百餘。但有行坐而不敘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峰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遶山隒。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

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為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鍾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上。有二大虫。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為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鍾聲不以為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在近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鍾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
又終南折谷內樧櫚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為擎襆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為荷襆。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痞。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鍾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樧櫚寺。問云。大德不是樧櫚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躓頓我也。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在。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瓠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眾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齎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時。方現於俗耳。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弘護。極人壽六萬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取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

瑞經錄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導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徵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燋。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眾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氷度情疑頓決。斯等尚為士俗常傳。況慧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眾矣。備可覽之。恐難覩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曰所詳。示存感通之在數。

初列感應名緣。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冏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閹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遺俗

史呵誓
令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
釋曇延
釋道遜
釋智苑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
陳公太夫人
岑文本
蘇長妾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世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折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上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之。遂成永則矣。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因。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花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翹懃彌勵。遂終其業云云。
又扶風釋道冏者。為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素誦法花憑誠乞濟。有頃見螢火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宋都以般舟為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床侍衛數百人。見冏驚起

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閉。眾咸敬服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為業。誦法花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常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
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花十地。嘗於圊廁一鬼致敬云。昔為眾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為福果因。告眾掘錢為造法花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疾而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花經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床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厨食。今墮圊廁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矣。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在防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為賊所引。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斫之折為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為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匈。琳為祈請。夜見兩胡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眾咸服其徵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土見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餘。奏乞入山修道　勅許之。乃齎花嚴晝夜讀誦禮懺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後尊恒曰。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囷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牆。視乃大品之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加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也。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為先。本邑連比什邡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眾。瓊思拔濟待其會眾。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眾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眾禮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齎麪六斗擬為月調。乃經三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王泉以為終焉之

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歿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花為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眾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令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隰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嗢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黃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憧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年。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其餘者。一起一浴然香薰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眾講說。借此尼經以為揩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

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焚之啟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為戒師。迎入京。為建延興寺。門人見在。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將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將給之富。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為虞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疾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氷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身有花總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緘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鐫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鎋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旦晴乃見大松柏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為神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

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

又有商人至宮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三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

右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心暖七日。乃蘇。云初至官庭前。有囚數千人。枷鎖檢繫。見一大官坐廳高座。問傍人何官。彼曰王也。因至階問。生平作何福業。龍云。鄉人設會恒施物同之。又曰。更作何善業。龍曰。誦法華兩卷。王曰大善。可昇階就東比高座誦之。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

止。向法師誦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以聞法獲免。諸囚寂爾不見。乃放還。備見地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乃蘇。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法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遍。至日晚又死。明日還蘇。自云。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二僧。證云。旻法師遣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僧還至家曰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厨中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燃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為常云云。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普門品。常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泛濫。頃之達岸。經函外濕內乾。于今尚在。
貞觀中。河東董雄為大理丞。少來信敬。蔬食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韋悰鞫問甚急。囚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云。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

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污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因此四周施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麁。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遙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至晚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無敢厝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蘇。少時還終。口如吞物。遍身赫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云。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鏗念善誦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薰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然燈功德蒙放暫歸。便向大眾陳悔。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有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又告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法。汝誦此經。問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蘇。家人良賤初如常遇。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設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眾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

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爾。◎

◎神僧感通錄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無常准。經云。示眾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眾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眾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罔冐精靈。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為謗訕終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慼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嗟何已。尋沒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眾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距六萬之修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叡。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住萬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證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峰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為剃鬚髮。按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萬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為利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鍾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揵陀勒

抵世常
閻公則
滕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僧
桓溫尼
杜願僧
廬山僧
竺僧朗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冏
求那跋摩
侖兩尼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事條不可具歷。故總出之。

宣驗記(劉度)
幽明錄(宋臨川)
冥祥傳(王琰)
僧史(王巾)
三寶記(蕭子良)
高僧傳(裴子野)
名僧傳(梁釋氏唱)
續高僧傳(唐釋氏宣)
徵應傳(祖台)
搜神錄(陶元亮)
旌異記(侯君素)

冥報記(并拾遺唐氏釋)
內典博要(虞孝敬)
法寶聯壁(蕭綱)
述異誌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為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邾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沿泝。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惟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污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匹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敘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伸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唄三契為除。鱗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為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為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潯陽蛇頭蛇尾村是也。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者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鬪。妄被打死云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葉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
晉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渡。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頭。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誡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為志。見洛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云云。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耆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

西來賈客。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量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臥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云。
沙門健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槃鵄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訾。眾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臼。卒遂興復。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而達寺也。
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閻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閻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廕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罔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眾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倒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關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眾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眾坐食。忽暴風起揚沙。柈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
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減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為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

言。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搆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眾曰。解此鈴音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入出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眾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槆中掛一筲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不出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遙禮焉。既達荊襄大行道化。分眾四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窓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捣西北天際。重霄既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寺中云云。

沙門單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又南造羅浮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云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垢污神色卑陋。自眾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俟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溫訝而私視見尼裸形。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溫以情問尼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辭不測所之云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為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狍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陵虛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為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常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反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卜於東嶽金輿谷。起寺引眾。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眾不在毀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為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祖。調拜為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為神通寺云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渡江住越城寺。忽遨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鴆之。頻傾三杯。神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抃舞而過。因號。杯渡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為礙。永初中江南卒。羅什聞渡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云。

沙門道冏。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

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花皆萎。唯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偈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匹許。繞屍而西南去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侖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問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子。手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興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云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麁暴。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含果。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床前曰。闍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闍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唯冢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眾。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宋孝武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為蒼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

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貌秀舉。一堂異之。與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明也。

宋末沙門寶誌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忤犯者眾。聞誌有異長囚鎖于圓戶。誌任之曾無憂恚。召獄吏曰。門外兩輿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亦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之。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無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禮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當夜膏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俟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臥於空野。

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晝在高塔為眾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沈隱。旦從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繭也。以從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

皆立土塔。上施柏剎繫以蠶繭。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音槃)和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礫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礫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予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南山北酆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風氣之疾。兼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泫露靈感沈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疏頗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百卷內具顯之矣。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